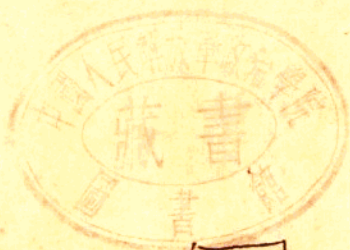


苏联諷刺小品集第七輯

公文的崇拜者

尤·夏普富根等作



北京大众出版社

目 錄

公文的崇拜者.....	尤·夏普富根.....	一
一千零一.....	斯·莫斯克文.....	六
办事处在寫.....	弗·伯洛赫沃斯托夫.....	九
電話叫嚷起來了.....	阿·車爾尼琴科.....	一三
創造條件.....	阿·列保克列奇.....	一六
在守財奴那裏作客.....	弗·波陶爾斯基.....	二〇
損壞了的自動機器.....	阿·高勞夫柯.....	二五
故交.....	葉·維拉霍夫.....	三〇
我們也耕田了.....	弗·米哈依洛夫.....	三三
貴賓.....	恩·奧列索夫.....	三五
	列·連奇.....	三九

捲起袖子來.....格·雷克林 四

不高明的能手.....格·雷克林 四

麵包裏的鈕扣.....瓦·卡爾波美斯卡姪 五

圍着爐子轉.....尤·科爾尼洛夫 五

一團糟的制度.....亞·德姆斯卡 三

公文的崇拜者

尤·夏普富根

斯文尼市農業機器站辦事處的秘書，是一個和藹可親的美麗的姑娘，可是奇怪的是：只要她早晨一走進主任辦公室，主任就害怕得發抖。

「怎麼，又來了？」主任問。

「又來了！」姑娘回答着說，她的臉也紅了，就像她真做錯了什麼事似的。

但她是任何問題上都絕對沒有過錯的。原來這位姑娘有這樣一個極不愉快的任務，每天她得轉交給主任一大捆莫斯科省農業管理局的指示。所有這些文件都是迫切和緊要的，它們的內容都是一些要求、催促和恫嚇。這些文件抓住了農業機器站工作人員的衣襟，不放他們到集體農莊上去。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莫斯科省農業管理局局長列文斯基同志的命令要求：「……在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確定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所批准的牛與家禽總頭數的計劃，並於三日內將其貫徹到各集體農莊中去。」

「怎麼辦？」總飼養員柯羅立可夫同志沒精打采地問道，「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早已過了，而且區蘇維埃不但沒有批過這樣的計劃並且連看也沒看見過。」

主任農學家波列達也夫就像一個站在歧路上的勇士一樣地開始思索起來。怎麼辦？命令

要他立即開始清點溫室農作物，並把農業機器站所在地區的十一個集體農莊的鉄鍬、鉄耙、草叉、水桶、噴壺、担架和篩子等作出表冊。

爲什麼要主任農學家來登記這些東西，這倒是一件奧秘的事情。在各集體農莊中沒有命令也在清點着全部財產，就說噴壺吧，也是同時被清點的。

另外一個命令要求這位農學家立即到莫斯科去開會。

可是最可怕的還在前面呢！應該把所有刻不容緩的事情丟開不管而去寫報告和生產財務計劃。它們的格式真是怪不方便的，其中約有五千個小節。但是管理局的領導者似乎覺得農學家的公文担子还不够重，再添上一個緊急報告，這個緊急報告提出了八十二個希奇古怪和莫名其妙的问题。

不僅是斯文尼市農業機器站裏憂鬱的文牘主義公文的俘虜們，爲想念集體農莊田地受着苦惱的折磨，而莫斯科省其他農業機器站中也一樣。「星期日」農業機器站站長葛利拉奇同志在一月四日一天內就从莫斯科省農業管理局收到了三十三件公文，而花羅雪夫農業機器站站長莫日涅夫同志會有個更沉重的日子，那一天，管理局非常慷慨地一下子給他三十九件公文！這儘是些指示、命令、要求、報告和彙報的格式等等，其中有很多就如去年冬雪一樣的有用，並且它們都是在完成日期過去後才發出來的。省管理局的領導者覺得書面彙報不够，他們就要求口頭彙報，每月彙報不够，就每十天彙報一次，每十天彙報一次不够，就每天和每小時彙報。

管理局以二〇一号命令責成所有農業機器站站長每天上午七——十時用電話報告農業各方面的「特別材料」。

花羅雪夫農業機器站調度員季諾格拉斯卡雅，知道省管理局天一亮就要來勒索例行的彙報，她每天從集體農莊中，叫人按十九個題目回答填表的材料。集體農莊辦事處裏的老老少少經常爲省管理局領導者的極不聰明的問題編造答案。農忙期是這樣的緊張，集體農莊的飼養員每天晚上做夢也是例行的報告格式，早晨，帶着一個昏沉沉的腦袋從惡夢中醒來，當他看到母雞的時候就要氣憤地說：「喂！你呀，是第二十五小節的材料！」

周圍不能解決的特殊問題都收集到了。農業機器站和集體農莊的專家們面對着從上級省裏湧來的大批公文而不知所措，同時由下面也有一大批公文給管理局寄去。

農業機器站的農學家們歎息着說：「該停止做報告了，還是讓我們到集體農莊上去吧！」省管理局的農學家們也異口同聲地回答他們說：「我們也非常喜歡到你們的農業機器站去，但是沒時間呀，差不多只能看看你們的報告。」

「我們陷於公文的深淵中了，」農業機器站的工作人員發出警報，「救命吧！」而在莫斯科省農業管理局裏却沒有人去拯救落水者，他們的工作人員自己也在公文的漩渦中掙扎着。

「怎麼回事呀？」管理局局長驚奇地問，「奇怪，地方上的事我們知道得這樣少。」
「常派自己的工作人員到各集體農莊上去吧！」有人客氣地勸告他們。

說倒是很容易的，可是領導者就難與自己的農學家及飼養員們分離，因為他們如果真的離開他，以後誰來擬命令和總結彙報呢？

在管理局局長的概念中，彙報與報告是認識現實的主要方法。

一個新到莫斯科省農業管理局的悶熱的辦公室來的人，會長久地感到驚訝不已。他想，我該不是在做夢吧？本來，所有的改革，就是要使農學家與飼養員們從文牘主義中解放出來，而結果却恰恰相反。顯然，已被取消的區農業管理局的公文往返，現在轉到農業機器站來了。與一九五三年八月比較，省管理局送來的指令增加了兩倍以上。

此外，管理局局長和他的副局長們，似乎還故意的想出一些新的文牘主義的花樣，使農業機器站的專家們不能到集體農莊上去。例如，不久以前，他們把溫室農作物的報告搞得更加複雜化了。過去農業機器站每月向省管理局寄發三小節的簡單彙報一次，現在要他們每十天按二十三條指示來做報告。

我們還有這樣的「文牘主義的公文崇拜者的集團」。他們認為所有的權力都在公文上，他們真的認為專家似乎就是為了收集彙報而存在的。列文斯基同志就像一個培養這種「農作物」以便得到打破記錄的丰收的人一樣，和奧爾洛夫省農業管理局局長庫連可夫同志競爭，而庫連可夫同志把專家派去緊急出差也僅僅為了收集數字。例如老農學家查伏洛夫斯卡雅曾被派往落後的蘇德彼雪農業機器站去幫助改革五天。查伏洛夫斯卡雅對落後的農業機器站的有力幫助就是把有關集體農莊的報告照樣重寫一遍。

只要一連幾天到各省農業管理局的走廊和接待室走幾趟，和從農業機器站來的人談談，就可聽到許多令人驚奇和氣憤的事情，就好像是听到了荒誕無稽的神話一樣！有些農學家和飼養員三個月沒有到集體農莊上去了，他們都在編製報告和彙報。

如果告訴這些公文的崇拜者們說，這一切都是表現得多麼畸形，他們或許會立刻採取一些措施的。他們還會發明一個新的報告方式，那就是每天包含着三十個小節的彙報，彙報的內容不外是關於農業機器站的專家們不能經常到集體農莊和工作隊去，以及擠奶女工缺乏教育的原因！

（譯自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林 強譯 張明久校）

深夜，一片靜寂。沙馬羅沃鎮沉浸在黑暗中。鎮上的居民早已入睡，像俗語說的，已經進入夢鄉。只有沙馬羅沃機械捕魚站站長維克托爾·彼得羅維奇辦公室的窗子獨一無二地透出明亮的燈光。

維克托爾憂鬱地站在窗子前面，凝神地望着街道，苦思着是否還有什麼沒有在命令中提到。命令的草稿放在桌子上。雖然命令中像是一切都提到了，而且謝天謝地已經寫了不多不少整整十一條，但是，維克托爾還總認為有什麼最主要跟最重要的東西未曾提到。

突然……正如小說中有時描寫的那麼突然，維克托爾看到了从地板的窟窿裏鑽出了一隻肥胖的、毛茸茸的、叫做華欣卡的公貓。這隻公貓是大家都知道的。

「對了！」維克托爾嘆了一聲，接着就趕緊寫下了新的第十二條：「要迅速封閉辦公大樓的各個窟窿，免得公貓華欣卡和狗以及此類家畜亂鑽。」

心滿意足的維克托爾端正地加上了一個句號，輕鬆地透了一口氣，背貼着椅子靠背，自得其樂地欣賞起他自己的創作來了。

在盡興地欣賞了簡單扼要的最後的一條以後，維克托爾看了看鐘，帶着日夜忙於工作的人的樣子，開始準備回家了。

他喚醒作好了全部準備工作、酣睡在接待室沙發上的女打字員。他把命令手稿交給她以後，輕快地、懷着意識到光榮地完成了任務的心情說道：

「急件！明天早飯前就要到處張貼起來！」接着就走向街上去了。

第二天早晨沙馬羅沃機械捕魚站的同事們看到了自己站長的新作品，他們對新作品所下的結論是：公貓華欣卡的倒霉日子很快就來了。爲什麼站長要在自己命令中抽出一條來給公貓華欣卡，這一點誰也沒有感到奇怪。機械捕魚站的同事們早就習慣了站長下的數不清的、有時是盲目的命令了。

老同事們對新來的人說，早先，維克托爾在機械捕魚站做工程師時，他跟下屬的談話不僅只用書面，而且也用口頭。但維克托爾一當上站長，口頭的談話就停止了，他跟同事們交往的唯一方法就是下命令。

有一個同事要出差了，維克托爾沒有跟他談話，也不當面給他指示，但却親自寫了第二十九號命令：「預告尼柯諾夫同志，你的主要任務是完成落後漁場的捕魚計劃。我將根據完成計劃的成績來考查你的出差任務。」

維克托爾自己必須出差時，他也不願跟代理他的人見面，而發出了第六十八號命令，在這個命令的十條條文中，詳細地給代理執行站長職務的普瑞寧同志闡述了自己的指示。維克托爾並且在第十一條裏寫道：「我出差回來時，普瑞寧同志得用書面彙報本命令中提出的各項任務的執行情況。」

維克托爾對一切問題都發命令，即使最細小的問題。馬廐裏要裝電話——發命令；頂樓上要裝玻璃和框子——又是發命令。機械捕魚站甚至還有這樣的命令：同事們走進辦公室時要隨手關門。

維克托爾整天的、有時是整夜的坐在辦公室裏寫命令。有時一天發一個命令，而有些日子就發五個命令！每個命令中都有八九章，而每一章又有七八條。

除開命令，機械捕魚站站長還每天向各個基層組織和漁場發出好幾個指示。維克托爾的確是在幹着巨大的工作，不停地寫。

他堅決地相信命令有魔術般的力量。他認為：只要一下命令，一切事情都會做好！

但是，唉，一切命令彷彿是都已經下過了，指示也發出了，而只有一件事情還沒有办好——這就是工作。捕魚計劃沒有完成。早就該修理、油漆魚船了，但在沙馬羅沃機械捕魚站却甚至連油漆也沒有。

命令下了，但工作沒有做。各個漁場還沒有做好春季捕魚的準備工作，沒有工具和船隻。

甚至公貓華欣卡也還照樣在機械捕魚站辦公大樓的沒有修好的窟窿中鑽來鑽去，絲毫也不管那坐在窗口辦公桌後面寫着第一千零一號命令的維克托爾·彼得羅維奇。

（譯自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六日「真理報」）

（路寧譯）

办事处在寫……

弗·伯洛赫沃斯托夫

这座威风凛凛的四層樓房座落在伯力的一條中央大街上。牌子上寫的是「伯力煤礦綜合企業辦事處」。處裏有一百張辦公桌子。每天來此伏案辦公的也有一百人。多一半的桌子上裝着電鈴按鈕和三、四台電話機。

……每天早上，坐小汽車來忙着上班的都是處裏的負責同志。下級幹部坐的是公共汽車。鈴响以前——大家在走廊裏散步，互相寒暄，吸點香煙。鈴响了！大家就慢慢地坐在桌前坐定，開始吸煙。這才能說是尽情地吸。不過，緊跟着也就受起折磨來了。因為整天坐在辦公桌前無事可做，是枯燥乏味的。加之，首長還要求必須緊張地工作。就是說，應該寫點甚麼。可是寫甚麼呢？好的，要想消磨時光難道還愁沒事可幹嗎。發指示，要彙報。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往哪兒寫呢？地址只有一處：就是雷奇辛斯克——因為那裏有煤礦……

从前，這個綜合企業不光擁有雷奇辛州煤礦，而且也包括濱海邊區和庫頁島的煤礦。可是，濱海邊區和庫頁島的煤礦多年以前就分出去，獨立了。所以目前，「伯力煤礦綜合企業辦事處」的原班人馬和設備完善的樓房是閒着沒事的。在這個企業管轄下的只剩了一個「雷奇辛州煤礦開發托拉斯」和一個遠離伯力有五百公里的煤礦管理局。那裏礦工們工作得滿不壞，生活得也挺好。他們只抱怨一樁事——就是「伯力煤礦綜合企業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太

麻煩。這些公文「作家」實在是太令人討厭了。在最近的七個月當中，這些多產作家寫成並寄出了一萬四千多個指示、命令和通知。據統計，雷奇辛斯克平均每天收到從伯力發來四十一封信——包括命令、指示和訓令以及十三封電報、無線電報，其中還有電話通知。

公文都是因事而發的，不過也常常沒有什麼正經事兒，確切一點說，正是由於無事可幹才發的。這些「作家」對新的題材是夢寐以求的，只要新的題目一被發現，一百枝筆就在紙上唰唰作響了。

工人供給科了解到，雷奇辛斯克的汽車庫和溫室的修建工作進行得很遲緩。我的天呀，可有了題目了！工人供給科就向上級反映了這個情況（以便叫上級知道知道，供給科對交給他們的任務還是滿「關心」的）。於是，關於車庫和溫室事件就使樓上樓下喧囂起來了。大家就都來討論這轟動一時的「事件」。人們說：「真是豈有此理！」「令人不能容忍！」「應當干預！」……於是大家又都來爭說：究竟由誰來出面干預呢？終於，綜合企業的經理伊萬諾夫鄭重其事地簽署了一件公文：

「伯力煤礦綜合企業基本建設處負責同志巴契爾金：

委您親自了解一下『雷奇辛州煤礦托拉斯』基本建設科負責修建的汽車庫和副業裏面的溫室的修建情況。」

這個文件從這一級到那一級走得既慢且穩。十三天以後才到了基本建設處負責同志的手裏（收文號是一三九一），不知是誰（名字簽的是存心叫人看不懂）做了個內容大致如下的批

語：「汽車庫與溫室的修建工作正在進行，不必為此耽心。」文件被放進夾子裏，「事情」也就完結了。通信至為繁多，但益處實屬無幾，因為辦事處非因正事，而實因無聊才大動筆墨。但是可惜，不管怎樣編寫文件也還是不能打發掉整整一個工作日，於是，綜合企業裏的工作人員就不僅用他們的公文作品來攪擾礦工，而且還常常爲了「了解情況」，「解決問題」，編造預算，對照帳目以及其他等等把他們召來伯力大受折磨。弄得礦工們沒有時間去工作——因為他們必得按時彙報。從六月二十號到七月十五號這二十五天，到辦事處這兒出差來的就有五十四個人——其中多數來自雷奇辛斯克。

可是，這個情況還不能使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滿意。派頭還是嫌太小。於是企業的領導者們又決定擴大他們的辦公廳。爲此，在伯力又修了一座規模巨大的建設管理局（還是直接隸屬於雷奇辛斯克托拉斯）。這個管理局要幹些什麼呢？它的任務原來是要再給伯力綜合企業蓋一幢行政大樓和幾所住宅。

「我們的辦事處活像一個大懶蛋；它一年要花費三百多万盧布，紙張和墨水用了不計其數，然而什麼事也沒辦。」企業裏有些人就公開這樣講，並且補充說，「實在的，光是辦公費、郵費和電話費，我們每年就要用去八十五萬盧布！指示都是轉抄部裏發下來的。儘管煤礦工業部的一切指示幾乎全是發往下列兩個地址——雷奇辛斯克托拉斯和綜合企業，但我們却認爲轉抄這些指示是我們的義務（我們還另有打字員幹這宗事），然後還要把它們轉寄到雷奇辛斯克。老实說，有時候我們在这些指示裏也或許加上某些像『請注意』，『茲警告』，『無論如

何必須做到」，「今後我們更將嚴肅處理這類事情」以及諸如此類的、自己的意見。但有的是來自雷奇辛斯克，通過我們往部裏提出各種要求。可我們對這些要求能加上些什麼意見呢？他們在掘煤，俗語說得好：當事人摸底。可是，我們還是寫我們的公文，署上我們的名字，然後轉寄給中央。結果就是——「我們也幹活了」。

雷奇辛斯克的黨和經濟機關很早就提議取消這個機構。

還是在去年三月，伯力邊區黨委會就認為「伯力煤礦綜合企業辦事處」是徒具虛名的。不久前，在煤礦工業職工代表大會上也一致認為這個機構乃是一個多餘的中間累贅。

「這可不行！」企業裏有人說，「我們一定要堅持。如果，一旦在伯力附近突然發現煤礦呢？怎麼，到那時再命令從新成立機構麼！」

儘管多麼可笑，到底還是「突然論」佔了上風。

……一百枝筆還在唰唰作響。儘管雷奇辛斯克離莫斯科比伯力近五百公里，從部裏來的大量郵件還是繞過雷奇辛斯克源源不斷地送往伯力煤礦綜合企業辦事處。辦事處再把這些指示重新打印一次，加上他們那些完成計劃就好，完不成計劃就糟的這類令人皆知的「指示」，然後把這些金石良言寄給五百公里以外的雷奇辛斯克。可是，郵件寄出了，辦事處就又沒事兒了。還想點什麼辦法呢？於是，又召礦工來伯力報告工作。礦工們都說：「不要妨礙我們工作吧！」可是辦事處對這些請求只當作耳旁風……辦事處還是在寫……

電話叫嚷起來了

阿·車爾尼琴科
阿·列保克列奇

窗外是一片遼闊的田野，傳來遠方拖拉机的轟鳴聲。斯利蒲琴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遠方地平線上，農業機器在顫動着的草原霧氣中浮動。他是「共產國際」農莊的農學家，現在本應該到田野裏跟工作隊一同工作，可是，他却被束縛在電話機旁邊，一步也不能離開。斯利蒲琴科拿起听筒，又着急地搖起電話搖把來（已經搖過多少次了！）：

「掛農業機器站！掛農業機器站！我已經要了兩個鐘頭了。」

「瞧你多麼性急，」電話員安慰他說，「你以為兩個鐘頭多嗎！『夏伯陽』農莊的農學家爲了掛農業機器站的電話，已經等了三個多鐘頭了，他有耐心，毫沒動氣，真能體諒人，他沒像別人似地吵罵。」

正在這時候，听筒裏傳來了一陣暴躁如雷的聲音——第三者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我是『斯大林』集體農莊。太不像話了！要農業機器站要了兩個鐘頭還沒要來。要走着去，也早就彙報完了。請照顧一下，我們正在忙着播種呢。」

斯利蒲琴科听出來了，這是雅高欽區一個集體農莊的農學家查里科。查里科說的是實話。他到農業機器站去確實只有半個鐘頭就夠了。人們不禁要問：爲甚麼查里科不少廢點時間親自到農業機器站去，而要花上三個鐘頭排班等着打電話呢？唉，遺憾得很，他不能去。農業

機器站站長保伊琴科曾声色俱厲地命令過：彙報情況只許用電話，旁的方法一概不行。

「我們決定改掉文牘主義，」保伊琴科同志說，「因此不要求你們做書面彙報，請你們用電話作口頭彙報吧。」

「可是這麼許多人都要用口頭彙報一大堆情況，要花費的時間，恐怕也不比書面彙報少！」有人這樣說。

但保伊琴科同志仍堅持自己的意見說：

「就這樣了。記住，我們要用電話工作了，請尽可能主動些。」

這樣，現在集體農莊的農學家和動物飼養學家與其說是在田野裏工作，倒不如說是在「用電話工作」了。上半年，他們無精打采地守着電話機算百分比；下半年，他們就徒勞無益地爭取向農業機器站報告所計算出來的結果。對於如此繁多的彙報，電話機實在是應接不暇。要是只農業機器站站長要彙報還好。然而，卻不僅如此。「爲了幫助」各集體農莊，雅高欽區黨委會和區執行委員會已經指定了許多全權代表：區檢察長、法官、汽車隊長，等等。比方，法官沒有工夫到他負責的集體農莊去，他就在電話裏來「幫助農莊」。在審訊會議的中間休息時間這位「全權代表」的法官就抓起听筒，要農學家來彙報。

「对不起，」農學家哀求說，「我已經把所有的數目字都告訴了農業機器站和區委會了。請讓我到地裏去一會兒吧！」

可是，全權代表是鉄面無私的。他們覺得：「幫助，這就在幫助嘛。」